

皇  
清  
经  
解  
续  
编

皇

清

經

解

卷

三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四十八

南菁書院

詩書古訓九

儀徵阮元著

牧誓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列女殷妲己傳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於牧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漢書敍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以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虞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

洪範

孔叢子論書洪範可以觀度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漢書律曆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壘也五行志周旣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烏嘵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迺敘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陁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迺敘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天迺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追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

惟天陰隲下民

呂氏春秋君守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入謂之閉既局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甯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寶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

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漢書五行志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  
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  
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  
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  
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  
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  
行也 孔光傳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  
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  
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  
咎徵薦臻六極屢降 谷永傳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

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尙書大傳周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爲人用

白虎通五行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尙書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白虎通五行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  
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  
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  
濁爲萬物尙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  
革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  
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  
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  
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  
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  
時則水不潤下 李尋傳臣間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

繫辭卷上  
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白虎通五行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尙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

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

說苑修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

後漢書陳忠傳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舐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

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舐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  
白祥惟木沴金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憇厥咎舒厥罰  
恆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舐  
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傳曰聽之不  
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  
有魚孽時則有豕舐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  
沴水 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  
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舐時  
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  
王莽傳莽下書曰惟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

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出稅如令毫吏滑民辜而懼之小  
民弗蒙非予意也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咨虞羣公可  
不憂哉

睿作聖

說苑君道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  
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書曰睿作聖

一曰食二曰貨

漢書成帝紀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  
之本也 食貨志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  
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

三曰通有無者也

三曰祀

漢書郊祀志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是以聖王爲之典禮

八曰師

漢書藝文志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明兵之重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蹶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癟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無虐熒獨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乃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熒獨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荀子修身篇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安燕而氣血不惰束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天論篇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有訛而無信則貴賤不

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書  
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貴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  
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  
無或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春秋左氏襄二年傳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  
爲詔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墨子兼愛下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

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說苑至公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